魯頌 駉之什

商頌 那之什

詩

二十之二至二十之四終

服部文庫
イ17
166
29

117
166
29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魯頌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宇居也。○閟筆位反音泌同僖音希【疏】閟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宇。○正義曰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

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
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
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
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
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
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
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
爲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
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
也枚枚礱密也【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
宮。侐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閟閟無人之貌也嫄音元禖莫回反礱路
東反磨也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

時

不遲【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身也彌
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
憑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人道
十月而生子不遲晚。災字又作灾本亦作菑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
陵反一本作馮依其身坼勑宅反裂也副孚逼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
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傳】先種曰稙後
種曰穉【箋】云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
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
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

年穀

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重直容
反本又作種同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稙徵力反徐
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穉音雉韓詩云幼稺也菽音
叔大豆也俾必爾反本又
作畀下皆同長張丈反○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
下土纘禹之緒【傳】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
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
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
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秬音巨纘子管
反繼也粒音立○【疏】閟宮至之緒○
毛以為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
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
侐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
則枚枚然而礱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

說其身赫赫然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
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
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無患害終人道
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
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
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
之稙後種之穉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命稷種之同
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
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
此衆穀徧教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土以繼大禹
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纘
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閟宮為神宮於魯國有其宮
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
精氣又以奄為覆緒為事為異餘同○【傳】閟閉至礱
密○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
謂閉戶拒公故閟為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
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
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知常閉而無事

飾

春官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按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侐爲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閟神至神宮。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緣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爲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閉爲名釋詁云毖神溢愼也俱訓爲愼是閟神爲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爲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傳上帝至子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爲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依依至遲晩。正義曰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爲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妊后稷也生民言不坼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坼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

其生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災害謂懷任時坼副謂
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爲說家語執轡篇大
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
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箋]先種至曰
穉○正義曰重穋穜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
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
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
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
之稑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
以奄爲同則此奄亦爲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
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奄猶至稱焉
○正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
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
天授之智慧爲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
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
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
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人賢不徒生也又解后稷
其名曰棄者爲司馬不言棄爲司馬而言后稷之意

以其居稷官之月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
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
曰棄是后稷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爲農師
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
典之文未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任
五教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爲秩宗即春官也咎繇
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
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
時百穀褒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
司馬爲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放云稷爲司馬契爲司
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箋]緒業○正
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爲業也○[箋]秬黑至明之
○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本同耳
當時所爲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
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爲事堯
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爲災也思文
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
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

纘
之

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幷天
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
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
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
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
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幷洪水
太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
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
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
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
迹故云是始斷商○大音泰後大王大平皆同翦子
踐反鄭斷也斷音短下同豳彼貧
反王于
况反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傳】虞誤也【箋】云屆極虞度也文

人
既

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以罰殛紂
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
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佑
音戒
貳音二殛紀力反下同度
待洛反下同復扶又反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箋】云
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
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
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敦鄭都
回反注同
王徐都門反
厚也與音預【疏】后稷至厥功○毛以爲上言后稷之
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
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
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

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
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
自以爲若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
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
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
法治商之衆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
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翦
爲斷緒爲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貳心無復
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爲異餘同○【傳】翦齊【箋】翦斷至
斷商○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卽斬斷之義故箋以
爲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
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傳】虞誤
○正義曰大明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
貳心以爲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亦爲民之情謂
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
臨命汝傳意或然○【箋】屆極至克勝○正義曰屆極
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殛又轉爲誅
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

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
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
殛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爲戒
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
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
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
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
○【箋】敦治至先祖○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武王克殷
治商之衆故以敦爲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
故以咸爲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
脩其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
今武王誅紂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祖
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傳】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箋】云叔父謂
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

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强於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藩方元反策初革反令力呈反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為旂承祀謂視

牡

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解音懈忒他得反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傳騂赤犧純也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騂息營反赤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

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
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云此
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
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
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
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楅音福逼也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
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禴羊灼反祫咸夾反楅音
逼有沙蘇河反刻鳳凰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豘徒門反鉶字又作鈃音刑爲其于
僞反觝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跗方于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

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傳】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
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
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熾尺志反僭子念反【疏】王曰至如陵○毛以爲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
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汝
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
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
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

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爲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禮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楅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楅之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以火去其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大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爲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爲異以載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土成至宇居○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祫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册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周公爲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爲始是元得爲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爲居○【箋】東東藩至專臣○正義曰諸侯爲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爲已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爲魯君自然田爲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又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

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爲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

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箋】交龍至忒變○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祀祭事此龍旂承祀謂祀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祀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

雜不一是戒爲變之義也。【箋】皇皇至之福。○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爲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了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牡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箋】諸侯至衆多○正義曰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礿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令學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爲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犆礿而已於夏秋冬則爲祫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礿

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
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
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
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彼注楅衡別兩處設
之此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爲其觗觸人以楅衡爲
一者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者文
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
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
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
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
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
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
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
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
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
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
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
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

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
犧爲羲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炰豚者地官封
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彼注云爓去其
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曲禮注云胾切肉是也大羹
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
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湆煑肉汁不和貴其質也
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
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爲名故不舉所
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
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
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
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
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
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
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
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
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

合非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太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爲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也○箋皇祖至干舞○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卽云白牡騂剛騂剛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卽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文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旣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閒有橫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爲然跗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震動至壽考○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箋此皆至堅固○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報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喩故皆謂毁壞也震騰以川喩故皆謂僭喩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卽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卽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傳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乘繩證反注千乘同英如字徐於畊反縢徒

登反重直龍反注同鬯勑亮反弓衣也字或作韔同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
增增【傳】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箋】
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
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冑直又
反綅息廉反說文云綫也沈又蒼林反又音侵烝之升反增如字綴沈知稅反又張劣反戎狄是
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
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
天下無敢禦也○艾音乂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
台背壽胥與試【箋】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

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
不衰倦○台背他來反下音貝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
千歲眉壽無有害【箋】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
罪也中時魯微弱爲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
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艾五蓋反中
張仲反重直用反○【疏】公車至有害○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
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
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爲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
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荊楚羣舒叛逆

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竒其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傳]大國至邑中○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旣出六鄉則諸侯三

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纒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内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縢繩者縢亦爲約之以繩非訓縢爲繩但傳詳彼而略此耳重弓爲内弓於韔韔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韔二弓是其事也○[箋]二矛至人御○正義曰弓矛所用執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

緪

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荊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縢與二矛重弓兩何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縢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欒鍼爲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傳】貝胄至增增衆○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爲胄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云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胄下則是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

文恐大誤

增增衆釋訓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憎憎誤也○【箋】萬二至增增然○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更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撿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

爲作来

卸

爲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傳膺當承止○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爲止也○箋懲艾至禦之○正義曰懲艾皆創故爲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爲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荊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

韓詩

國也魯侯謂僖公○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宅皆同荒如字下注作荒云至也近附近之近○疏泰山至之功○毛以爲既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爲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詹至荒有○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

有 奬 主

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其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為望也荒訓為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箋]奄覆至中國○正義曰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為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為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為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尊王室故知來同為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盟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此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

同 而 而

侯是若[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荊楚也若順也[箋]云諸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鳧音符山名也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周山名也貊字又作貉武伯反行下孟反應應對之應[疏]保有至是若○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山繹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荊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順服也○[傳]鳧山至若順○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繹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辯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荊楚鄭志

嘗
直
薛

荅越裔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諸順兩字○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傳 常許魯南鄙西鄙 箋 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嘏古雅反朝直遥反薛字又作薛息列反與音餘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箋 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僖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

言

歆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齯音同一音如字爲于僞反祝之又反下同 疏 天錫至兒齒○毛以爲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永年○鄭唯以嘏爲福爲異餘同○ 傳 常許至西鄙○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 箋 純大至於薛○正義曰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

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報是受福曰報傳以常許爲魯
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
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
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
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
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
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
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
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
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
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
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
既以許爲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
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
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
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爲疑之
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
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

所

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
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爲一地也六國者
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爲六國孟
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
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
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傳】徂徠山
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斷音短度待洛反**松桷有舃路寢孔**
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傳】桷榱也舃大貌路寢正寢
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
云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
也僖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

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桷音角方曰桷舄音昔徐又音託奕音亦複色追反姣古卯反屬音燭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傳】曼長也【箋】云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曼音萬

【疏】徂來至是若。毛以為僖公感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徂徠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栢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桷有舄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其寬大又新作閟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為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廟為異餘同。【傳】桷榱至是廟。正義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狀故為大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舄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箋】孔甚至屋壞。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姣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死禮

文恐丈誤

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爲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爲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云辯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蒼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脩者爲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箋曼脩至之順○正義曰定本集註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上三當作嵩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篇題章句數下和本有數語可見集注本ニモアリト云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三

漢鄭　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商頌

那之什詁訓傳第三十

商頌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

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爲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臯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爲子稷爲姬臯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玄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

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陋厥邑相土之於殷室蹤是先公後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爲代號文王不以邰爲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號周即處邰處豳國名變易大王來周居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爲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爲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爲戒亳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

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
不全改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
定天下○正義曰堯以契爲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
則當世爲諸侯或入刻王宮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
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
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
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
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也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
東觀於洛黄魚雙躍出濟于壇黑烏以雒隨魚亦上
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
克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後世
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
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
無時或怨○正義曰此尚書無逸文也彼注云中宗
謂大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
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

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
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廬
柱楣不言政事○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
詩頌之者○正義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
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歴言其功德
也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
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
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
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
宗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
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中宗高宗
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那
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
宗也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
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皆在廟後頌之那祀成
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爲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

孔傳尚書嘉靜作嘉
靖傳云靖謀也、

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
之後武子孫之時未知當諱世也玄鳥祀高宗箋以
祀當爲祫高宗崩而始祫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
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
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
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脩治寢室
皆是崩後追述之也○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
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
爲商後○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
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封微子昭
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臧遷
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襄九年左
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
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
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
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說也書傳
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禄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

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禄父以奉其先祀是
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
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
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
紂之下即連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者以封
之於宋更爲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也故終言之○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正
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
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
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東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
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
至泗濱西至孟豬也○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
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
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
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
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
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
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

卒于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
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覸立卒
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
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
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
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
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
以那爲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
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
舛繆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皆爲祀先王而作故知
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時則得
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
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
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
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夏
之篇章既以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
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
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

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
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
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
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
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
惡詩雖有其義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
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
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
伯爵是其爲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
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
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
上周人亦存其樂而無得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
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
宋而後得有故鄭爲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云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爲殷後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朝直遥反折之設反【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爲首○正義曰那之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總序商頌廢興所由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閒十有餘世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那爲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按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爲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爲其號死因爲謚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爲武王者以其伐紂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挍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挍定眞僞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爲首則太師先以那爲首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爲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爲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爲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總云祀成湯也○【箋】禮樂至厲公○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

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廢壞者若牆屋之不脩
也但禮事非一箋略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
復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
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
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
以其考甫授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
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
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
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
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
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
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
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
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
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
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
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
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

伐

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傳】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
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
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我橥定天下而
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
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猗於宜反與音余
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鞉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
柱也貫古亂反濩戶故反殷湯樂曰大濩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
綏我思成【傳】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

一本思成上有綏我二字

【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大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戸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衎苦旦反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嗜市志反爲于僞反僾音曖愾[illegible]

彰按盛也和本作盛矣

注

烏

代反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傳】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淵古玄反又烏玄反嘒呼惠反倚於綺反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大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於音烏同

自

庸如字依字作鏞大鐘也斁
奕繹並音亦繹字又作懌同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
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夷說也先
王稱之曰【箋】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
恪敬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
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
助祭之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
饌則又敬也○恪苦各反說音悅下同纂饌
練反本又作薦同饌七戀反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箋】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
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

之來意也○烝之丞反【疏】猗與至湯孫之將○毛以為成
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
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濩樂
植立我殷家鞉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
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鞉鼓其聲簡簡然而和大也以
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
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
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
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
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鞉鼓之聲淵淵
而和也嘒嘒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
既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
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歎美成湯於乎赫然
盛意者乃湯之為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
之音聲大鐘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斁然而盛執其干
戈為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
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
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其夷悅

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嚮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爲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爲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爲扶助太甲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箋猗歎至縣鼓○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是猗爲嘆謂美而歎之也那多釋詁文鞉鼓樂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曰柷鼓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夏后氏杌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

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箋置讀至之類○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大濩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鞉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濩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鞉亦稱植之意鞉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說鞉之狀也○傳衎樂至假大○正義曰衎樂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息之

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奏鼓至思成○正
義曰禮設懸樂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
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
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旣是成湯
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
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故知湯孫謂
太甲也孫之爲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爲追述成湯
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
謂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
假又正訓爲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
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
雖言鼓而鍾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
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絃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
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
來格也皐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
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禮
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覩其有所成故引
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

爲

嗜者先祖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
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
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
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
其所謂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能
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
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
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
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
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
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
○傳磬聲至尚聲○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爲玉磬聘
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聲
之清者解其別言依磬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
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
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周尚臭殷尚聲郊
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
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解

之○【箋】磬玉磬○正義曰此申說傳意言磬聲清之
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
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
也臯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
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爲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
之○【箋】於赫至然閑○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
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爲人之子孫也以上句
言衎我烈祖陳湯之祭祀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
謂祖善爲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
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故傳者舉中以
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是大鐘曰庸也以數
爲鐘鼓之狀故爲盛奕萬舞之容故爲閑也箋云數
數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箋】嘉客至扶助○
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礿夏禘秋嘗
冬烝注以爲夏殷祭名是烝嘗爲時祭故云念我殷
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
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爲礿字之誤也王
制云春礿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
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
之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
非獨爲秋冬發文直此烝嘗之言爲韻耳縱使嘗實
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
以異於周法者卽便推爲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
禮也箋以湯孫爲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爲
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爲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
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
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
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
宗○烈祖有功烈之祖復扶又反下亦復同【疏】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

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旣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
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
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
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總之○【箋】中宗至中宗○
正義曰按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
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巳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爲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
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
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
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
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
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
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
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
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駮明亦
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
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
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
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立六
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旣無常數亦不定
故鄭不數二
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賚
我思成【傳】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箋】云祜福也賚讀
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旣有此王天
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
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旣載清
酒於尊酌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
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祜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
同酤音戶賚毛如字鄭音來

和其也位
皆酸

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況反竟音境本又作境祼古亂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傳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祼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鬷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

德聲升
牡一作馬

以假以享同爭爭鬭之爭注同綏音雖安也耇音苟總音總調音條祼音灌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傳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德也假大也箋云約軝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大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鶬鶬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懽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軝祁支反錯如字徐又采故反鶬七羊反本又作鏘溥音普穰如羊反轂飾古木反下音式鑣彼苗反篆直轉反朝直遙反

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疏】嗟嗟至之將○毛以為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潔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

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總集大衆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耇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纂約其長轂之軝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歡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而每物豐多也既言天賜之福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為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鬷假無言謂總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

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將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爲異其文義略同。【箋】秩常至賚賜。○正義曰秩常申重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酤文與旱麓淸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箋】祜福至用成。○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汝之此所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祼獻所用故知既載淸酒於樽謂酌以祼獻按禮言周法祼用鬱鬯殷禮雖則不明其祼亦應用鬱而云用酒以祼獻者鬱鬯釀秬爲酒築鬱金草和之而已總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辨酒齊之異淸酤之言可兼祼獻之用故鄭並舉祼獻以充之。【箋】戒至至言無爭也。○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爲至也鬷總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箋】和羹至美焉○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羹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爲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軧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也釋詁以假爲升故易傳以鬷假爲設薦進俎之時諸侯總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禮非獨爲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

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傳八鸞至假大○正義曰此解在車之飾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爲大而其義不明但軝衡是諸侯之車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禮而來朝也○箋約軝至歡心○正義曰軝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絲色纒約之故云約軝轂飾也采芑言約軝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纒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鐵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軝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軝錯衡與路車有奭連文奭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爲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軝錯衡爲金飾也

按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爲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爲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享謂至獻酒○正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傳于上下假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爲格故訓爲至也○箋此祭至言之○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再

玄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也○玄鳥燕也一名鳦音乙祀毛如字鄭作祫戶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雊古豆反之異尚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祖也本又作偰同又作卨古字也後放此古者喪三年既畢祫於太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

于羣廟按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祫是後本也〔疏〕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爲祫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爲祫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總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

○〔箋〕祀當至大事○正義曰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爲祫也按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

高宗肜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懽殷道復興立其廟爲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祫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祫禘之後乃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旣言崩而始祫因辯祫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禘祫之疏數也太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略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專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三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

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

鄭學

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以莊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爲祫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爲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祫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定以春秋上下考挍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爲定解仍恐後學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一祫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祫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芒莫剛反後同娀夙忠反契母之本國名郊禖音梅本亦作高禖卵力管反亳傍各反地名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傳】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傳】武丁高宗也【箋】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解音懈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傳】勝任也【箋】云交龍爲旂糦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

二　與

一作其居民已安

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三王後八州之大國○武王于況反又如字注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糦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任同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傳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疆居良反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傳景大員均何任也箋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旣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

来

河可上疑脫何字

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假音格下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又作荷音同鄭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朝直遙反擔都藍反下篇同

疏天命至是何○毛以爲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旣總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爲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旣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旣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

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
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
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
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
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
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
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爲政先安畿
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爲已有由此能有彼四海
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
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
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成湯旣受天命子孫克
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
擔負之高宗興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
述而歌之鄭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爲政於四方
又以奄爲覆言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又受命不怠在
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
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

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
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
兆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爲營兆境域以至於
彼四海也景員維河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
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爲異餘
文義略同○傳玄鳥至大貌○正義曰釋鳥云燕燕
鳦也色玄故又名爲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
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
大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之
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
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契爲高辛之
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
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爲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
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
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
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所祈之時美其得
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
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

降于桑注云是時若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
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芒
芒爲大貌也○箋天使至天意○正義曰鄭以中候
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
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
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
以易傳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
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
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
者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
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
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
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
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
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
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
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
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
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
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
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
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
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
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
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
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
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謐之所言三亳
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
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
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
以景亳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
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按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
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爲濟陰薄
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
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

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長至九州○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為已有非訓域為有也言九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已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箋古帝至之王○正義曰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稱天為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為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徧告之者王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侯徧聞是徧告之也○傳武丁高宗○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度明○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創業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

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孫子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傳交龍至大國○正義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糦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

何

後與八州七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傳】畿疆○正義曰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箋】肇當至及外○正義曰箋以肇域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爲兆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爲兆域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傳】景大員均何任○正義曰景大釋詁文員者周匝之言故爲均也荷者任負之義故爲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箋】假至至多福○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員爲云河爲何者以類升既辭言維河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可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爲木傍河也故知河當爲何維河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之所云不得爲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爲界也既言四海爲界也因卽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欲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問端也任卽是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商頌

長發大禘也　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長如字禘大計反王云殷祭也王者于況反又如字

疏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

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爲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爲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爲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爲此頌故爲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旣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爲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爲郊祭天者以冬至爲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爲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詠禘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

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陳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爲禘故引禮記以證之所引者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標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按祭法殷人禘嚳而

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圓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圓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爲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典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惟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亦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濬音峻哲音哲字或作悊芒音亡依韻音忙疆居良反

竟，界也。幅，方目反。隕音圓，徐于貧反。夏，戶雅反，下皆同。圍音還，又音圓。王如字。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竟音境。王天下，于況反，下湯王言王之王德皆同。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疏】濬哲至生商○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為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娀方將，謂有娀之國方始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略同。○【傳】濬深至隕均○正義曰：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詁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箋】隕當至為久○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傳】有娀至生商○正義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故云有娀，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為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上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

始堯倒

契先言洪水也○箋帝黑至廣大○正義曰禘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撥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也徧音徧下同治直吏反

疏傳玄王至履禮○正義曰上言有娀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爲治也○箋承黑至盡行○正義曰箋以契不爲王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帝立子故謂契爲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之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爲小國舜益爲大國者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襃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皐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

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
襃賜如周之賜魯衞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
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
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
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達之驗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傳】相土契孫也
烈烈威也【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
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
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相息亮反注相土皆同截才結反長張丈反【疏】【箋】截
整至整齊。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相土
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
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
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
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云五侯九
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

征其所職之方故稱于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
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國而已而云四海若不
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
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
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
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
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
【箋】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
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湯齊如字浸子鴆反湯降不遲聖
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傳】不遲
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下假暇祗敬式
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

治要命作用

士

其德聰明寛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已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爲湯躋讀此爲日齊齊莊也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按王肅訓假爲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寛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祇諸時反下○遐嫁反【疏】帝命至九圍○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興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寛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嘗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爲天下王也○【箋】至湯與天心齊○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爲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爲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也○【箋】帝命至天心○正義曰契無受命之事实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文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爲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侵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傳】升至九州○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降下至於人○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祇敬釋詁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爲暇也湯爲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維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爲下賢也寛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

綴於人也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傳】球玉綴
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
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
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
旌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鄉○球音求
美玉也下同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同休虛蚪反珽吐頂反天子玉笏長三尺杼
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縿所銜反著直略反鄉本亦作嚮許亮反下篇同不競不絿不剛
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傳】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
也【箋】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絿音求徐音蚪遒子由反又

在由反【疏】受小球至是遒○毛以爲上言用事九圍此
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
寸之鎮圭也大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
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
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
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甚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
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
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爲異言湯受二玉與諸
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餘
同○【傳】球玉至旒章○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
琅玕是球爲玉之名也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冕之所
垂及旌旗之節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
章也○【箋】綴猶至著焉○正義曰內則云衣裳綻裂
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
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
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
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
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

爲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爲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爲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敎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搢珽令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爲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縿旒著焉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是爲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傳】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音俊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讀厖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拱及寵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傳】戁恐竦懼也【箋】云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敷音孚本亦作孚戁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孔反本又作駿音宗恐曲勇反憚丹末反【疏】受小至是總○毛以爲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爲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衆之祿於是總

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爲此又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諸侯會同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傳共法至龍和。正義曰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龎之爲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爲法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箋共執至之謂。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爲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如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爲美譽則此豈爲榮名且韻宜爲寵故易之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傳 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

敢一作教

曷害也。箋云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旆蒲貝反鉞音越中張仲反

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傳 苞本櫱餘也 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下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櫱五葛反韓詩云色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傳 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 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

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韋顧二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巳音紀又音杞【疏】武王至夏桀○以爲上言成湯進勇此述
爲勇之事有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
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
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
湯得衆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
木既斬其根本更有櫱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
根本之上有三種櫱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
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
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
諸國既盡歸湯雖有韋顧昆吾黨桀爲惡成湯於是
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
羣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眞爲天子○鄭
唯以苞爲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能
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傳】苞本櫱餘○正義曰易
稱繫于苞桑謂桑本固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顚木之

有由櫱謂本根已顚更生枝餘故云櫱餘也言本有
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
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
【箋】苞豐至截然○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㫖
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
有三櫱櫱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
三櫱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
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爲
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
子之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
以建寅爲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
正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
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大
禮盛宜爲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
矣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
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箋】韋豕至時誅○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巳姓昆吾
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

顧與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爲商伯此昆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爲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旣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旣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爲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移放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傳】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橈敗○中如字又張仲反橈女教反一音女卯反亂也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左音佐注同右音又注同倚於綺反下同

【疏】昔在至商王○毛以爲旣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爲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爲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在

君

天子而愛之餘同○[箋]中世至撓敗○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爲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引之者證震得爲威之義○[傳]阿衡至右助○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亞公兼卿上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疏]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章章六句卒章七句至高宗○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荊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荊楚修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荊楚末章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傳]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箋]云有鍾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

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罙面規反說文作罙從内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裒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反窄也俘音孚囚也**有截其所**

湯孫之緒【箋】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處昌慮反下同【疏】捷彼至之緒。毛以爲捷然而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荊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荊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罙爲冒又以湯孫之緒爲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傳】捷疾至裒聚。○正義曰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荊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荊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罙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裒聚釋詁文。【箋】有鍾至士衆。○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箋】緒業至功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爲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鄭篇言湯孫者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

王上一有來字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傳】鄉所也【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氐都啼反世見賢遍反而背音佩【疏】箋氐羌至不如。正義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荊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叙未伐本其告責之禮耳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傳】辟君適過也【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多辟音璧下同注放此王者辟邪也適直革反注同韓詩云數也解音懈注同朝直遙反【疏】天命至匪解。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

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懈惰而曠其職不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禹平至云然。正義曰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總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爲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蠻畿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狄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

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
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
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
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民不粒土地既
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
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而至
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
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
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
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
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
京師而至於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
則經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
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界
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為證
非所以為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
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遵時制宜何服之外
去京和遠使入不蘖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

位一作仰不可從

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
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
之圖則廣萬里為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為此說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嚴敬也不僭
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
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
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
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
所用告曉楚之義○僭子念反王天下于況反【疏】傳嚴敬至封大○正義曰嚴敬
釋詁文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
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illegible]

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也定四年左傳
曰吳為封豕長蛇是封為大之義。【箋】降下至之義
。正義曰降下遑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候
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與由七十里起孟子所
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援契為上公受封舜之
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
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
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
湯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
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

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傳】商邑京
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
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
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

告曉楚之義。重直用反【疏】商邑至後生。正義曰此又
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
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也
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
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
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
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
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

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丸
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
云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
之正斲於椹上以為桷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
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

正

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斷音[illegible]同斵陟角反
說文云斫也虔其連反爾雅作梴音角梴丑連反
又力鱣反柔梴物同耳字音鱣俗作易以豉反下同
椹陟金反掄魯門反[疏]陟彼至孔安。毛以為高宗
擇也沇音倫理也前王有廢於政教不脩寢廟
者高宗既伐荊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
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
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
也以松為屋之榱桷有梴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
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脩治寢
廟復故法也。鄭以榩又為椹言王斲於椹上又以
旅為衆唯此為異餘同。[傳]丸丸至路寢。正義曰
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虔敬
旅陳釋詁文桷者椽也椽以長為善故梴為長貌王
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
閑義梴為桷之長貌則閑為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
以松柏為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
椹謂至寢焉。正義曰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
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
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
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
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為桷與衆楹則謂旅為衆也以
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為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
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
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脩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
不脩寢廟者也按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
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為寢廟其不
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
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明亦脩廟
故連言之經無廟者
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皇明崇禎三年歲在上章敦牂古虞毛氏繡鐫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四終